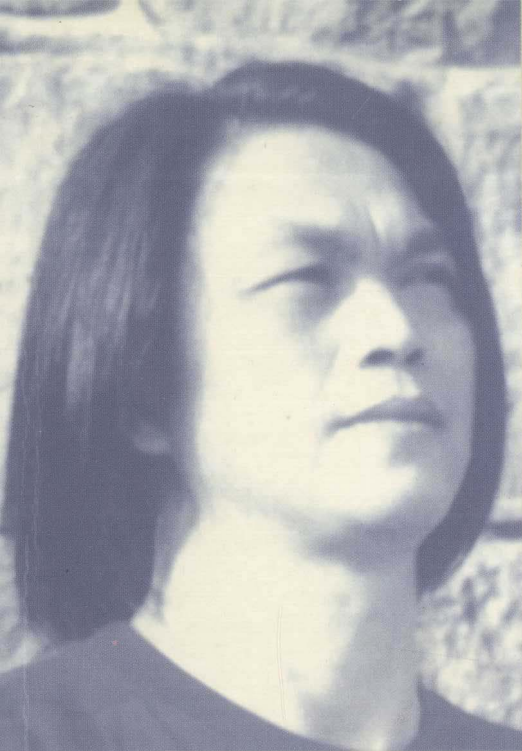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Chinese Best 50 Stories

中国小说50强

1978年 — 2000年

被雨淋湿的河

鬼子/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50强

3年 — 2000年

鬼子 

被雨淋湿的河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小说 50 强, 第 5 辑: 1978~2000/ 林白等著.
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1. 8

ISBN 7-5387-1575-4

I. 中… II. 林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-当代 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71 号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 第 5 辑

被雨淋湿的河

作 者: 鬼 子

责任编辑: 叶天洪 李东亮

出 版: 时代文艺出版社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

发 行: 时代文艺出版社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337 千字

印 张: 15.125

版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-3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87-1575-4/I·1511

定 价: (全 10 册) 280.00 元 (本册 31.00 元)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 - 2000)

推 选 委 员 会

谢 冕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王 蒙： 著名作家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洪子诚： 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授

孟繁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陈晓明： 文学博士、著名文艺批评家

李洁非： 著名文艺批评家

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

——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序

近 20 多年来,中国小说及其观念的变化和发展,应该说是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最为剧烈和复杂的。如何评价这一时段的小说生产及其观念,大概还需要时间的距离和有效的识别。但作为 20 多年来中国小说现场的亲历者和研究者,我们可以肯定的是,这一时段小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是最值得谈论的。20 多年的时间,先后出现了观念、经验、心态等非常不同的几代作家,也出现了关怀、叙事、文体等非常不同的浩如烟海的作品。这里编选的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(1978~2000)选入的作家作品,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。

中国作家受制于历史传统和现实环境,小说创作和观念的发展变化同样不能离开这一传统和现实。大概从 1978 年代开始,小说开始显示出与一体化时代不尽相同的追求和风貌。作为一种想象和虚构的文体形式,逐渐剥离了单纯的政治目标关怀和强调的教化功能。对人的内心痛苦、情感要求、思想矛盾等与人性相关的问题,开始在小说中得以反映和表现。于是“被侮辱与损害”的形象、被迫害的“九死未悔”的知识分子形象、“改革加恋情的故事”等等,普遍出现在小说创作中。这就是在文学创作中整体表达的人道主义思潮。这一古老的思想潮流,在 1978 年代却以“先锋”的姿态开启了小说创作的新时代。但这一试探性的、重返起点的有限变化,也是

与思想解放运动和现实政治目标诉求紧密相关的。因此,就其思维方式而言,那一时代小说创作并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。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依然是小说创作有意无意参照的主要前提。这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“伤痕文学”、“反思文学”和“改革文学”的时代。

自 80 年代中期开始,被称为“寻根文学”和“先锋小说”的作品开始出现。这是两种既有关联又不尽相同的小说创作潮流。“寻根文学”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文学在社会生活结构中独立地位的建立,阐释者在反省民族文化不断流失的同时,也油然升起让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悲壮豪情。在他们看来,当代中国文学长久地被西方忽视,这不仅刺伤了中国作家的文化自尊心,同时也激起了强烈的“走向世界”的悲壮感。拉美“爆炸文学”走向世界的成功经验,尤其是“魔幻现实主义”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奇特想象,为中国作家带来了新的灵感和冲动。他们试图借鉴“爆炸文学”的经验,实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认同的潜在诉求。因此“寻根文学”虽然脱离了与政治的联姻关系,但就其文化目标的追求而言,仍然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框架内。“先锋文学”所关心的似乎是文学自身的问题,比如语言、文体、叙事等等。它强调的是“文体的自觉”,重视的是小说的虚构性和想象力。对先锋小说构成支配力的是“形式的意识形态”,这一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,来源于法国的“新小说”、罗布·格里耶的叙述理论以及阿根廷的博尔赫斯的创作及理论。重视小说的叙述形式及故事的处理方式,使小说成为真正的关于“谎言”的艺术。然而,如前所述,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,都直接或间接地联系着中国的历史或现实。就先锋小说的表达而言,意味着历史远未成为过去。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代人用另一种形式对历史的记忆或解读。这也正是“回到文学自身”的策略性叙述,事实上,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身”是并不存在的。

稍晚于先锋小说出现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。这一小说现象在理

论上接受的启示,与先锋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。或者说“零度叙事”也是“新写实”小说基本的叙事策略。在这些小说中,无论场景还是人物,作家仿佛只是客观陈述,并不投入主体的价值和情感判断。但是,这一叙事选择的本身,就表达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和对生活的一种理解。值得注意的是“新写实”小说产生的文学背景。不同的是,“新写实”小说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基本原则的基础上,放弃了“理想”的乌托邦冲动,而是以大量“原生”的生活状态和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逼近生活本身,小说与生活解除了想象关系。这一小说现象的出现,也与文学界部分人对先锋小说的微词有关。“远离读者”的指责在“新写实”小说平民式的叙述中得到了救还。

文学环境的进一步宽松,使异域文学新风不断地吹进了洞开的国门,被压抑的文学想象力有了更加充分表达的可能,多元的文学格局在中国开始形成。就在“先锋文学”、“新写实”小说风潮正健的时代,“女性文学”及其概念被批评界提出。这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文学现象。但逐渐可以达成共识的是,80年代以前的女作家的创作,仅限于风格学的意义。或者说,那时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创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,她们同样是“社会运动”或“社会问题”的参与者或关注者。不同的是女性作家在语言风格上可能会获得某种识别。但从八、九十年代之交开始,有性别特征的、有“女性意识”的“女性文学”开始出现。这是一种争议最多、也最具有冲击力的文学现象。

进入90年代之后,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复杂的局面。可以命名的诸如“60年代写作”、“70年代写作”、“美女作家写作”等等,都引领了中国当下的写作潮流。在批评界,也有对90年代以来的创作冠之以“无名”的概括或处理。这种概括、命名方式的多样性,从一个方面表达了这个时代文学观念和文学生产的多样性可能性,每一种文学想象都有了存在的合理性。这自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在多音齐鸣、众声喧

序 哗的时代,并不表明文学的价值立场的丧失或可有可无。

在多种文学潮流之外,也存在着难以概括的个性独具的作家作品。他们游离于整体的、可概括的文学现象之外,独处于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而这些作家也是中国当代最有价值和艺术魅力的个体存在。在丛书中他们体现出的独特的对文学的理解和表达,证明了这些作家选择的独特意义和价值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,评选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的目的,显然在于检阅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成就,为已经成为文学的历史作出一个方面的总结,并为文学史的写作和其他评选提供某种参照,为热爱文学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、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 20 多年来当代小说创作概貌的读本。但无可否认的是,由于评委的趣味、阅读的有限性、对评选标准理解的差异,它的公正性、合理性或权威性都是有限的。甚至一些入选的作家退出了评选。在我们看来,这是十分正常的。这个时代为每一个人提供了选择的自由,他们可以认同或反对任何一种评选或评奖。但是仍然值得我们欣慰的,是绝大多数作家的积极合作。无论老一代、中年一代和年轻的一代作家,他们都选出了自己代表性的作品,参与了这次旨在展示 20 多年来文学实绩的活动。应该说,在现有的已经推出的小说“50 强”,完全可以代表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整体水平。当我们有机会重返亲历的小说现场的时候,为 20 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取得的辉煌成就而倍感欣慰和自豪。我们不能预设小说创作的未来,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,自现代小说诞生以来,这 20 年来应该是它最伟大的时代之一。它的诸多特征还有待于文学史家和批评家的阐释和总结,我们所能提供的,仅仅是作为 20 年来小说创作的亲历者和研究者的一种评价。它的有限性和合理性已经在我们的预料之中。

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编委会

目 录

- 1 / 《中国小说 50 强》序
- 1 / 被雨淋湿的河
- 52 / 上午打瞌睡的女孩
- 107 / 走进意外
- 140 / 农村弟弟
- 186 / 苏通之死
- 239 / 罪 犯
- 278 / 伤心的黑羊
- 320 / 梦里梦外
- 361 / 烟和云的结果
- 399 / 叙述传说

被雨淋湿的河

我从城里离婚回家的那一天，阳光好得无可挑剔，可陈村的妻子却在那天去世了。他的妻子是病死的，死前她的眼睛一直是迷迷糊糊的，在医院和家里来往地躺了半年，但临死前的最后一刻，她的眼睛却突然地亮了一下，然后紧紧抓住陈村的双手。她说你能答应我两件事吗？陈村说什么事你说。她说我那儿亩田地你就别再种了，免得光缴税粮就是一个负担。陈村点了点头，说了一声好的。她接着说那两个孩子就丢给你了。陈村说你放心吧，再说他们也都长大了。他们的两个孩子正在远处的小镇上极不负责地读着他们的中学。她说，你把他们的户口也都转了算了，好吗？陈村又说了一声好的你放心吧。她于是异常幽长地嗨了一声，然后把眼光慢慢地爬到一旁的窗户上，像是要极力地透过窗户，再看一眼那窗外的天空。但她似乎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她说，天是不是就要黑了。

当时的时间只是临近黄昏。

陈村说那我给你把灯点上吧。她说好吧，你给我把灯点上。

谁知陈村刚一脱手，她就随后闭上了眼睛。陈村把灯点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石头一般沉静无声了。

陈村在妻子死去的第十个晚上找到我的家里。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当时我不在屋，等到我回来的时候，只看见门前的泥地上蜷缩着一团黑色的物体。我当即吓了一跳。那团黑物状似一只在呻吟中不断抽搐的动物，谁也不会想到那就是陈村。我赶紧把他扶起，然后搀进我的家中，让他躺在我的床上。

除了那张床，屋里没有了可以躺身的地方。

我的家，那时空空荡荡的。作为一个刚刚离婚的女人，我无心在十天里把家整好。

蜷缩在地上的陈村是因为心疼。他的心每每疼痛起来，身子就禁不住收缩成一团，然后像渔夫手里收拢的一张破网，无情地甩在泥地上。我说你到医院看过吗？他说看过，可医生说他没有病，医生的诊断是他的身体太虚，太弱，所以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而造成心的绞痛。我说这不就是病吗？我骂了一句现在的医生有些人就是心眼坏，他们就想着如何多拿些奖金。陈村说，那他们就该把我当作大病，那样他们就可以多收一些钱了。我说你这是死心眼，你们是公费医疗你以为他们不知道？但陈村坚持说医生的说法是对的。

他说他的心他自己清楚。

陈村问我，你还回到城里去吗？

我说我已经离完婚了，我不去了。

他说那你要不要田，还有地。如果要就全都送你，如果不要，我就另外找人。

他说，他妻子活着的时候很苦，她死了，他得给她落实一点心愿。我对他深表同情，为了他，也为了我，我说好的，那你就

给我吧。他说那就谢谢你了。我说该说谢谢的是我。他说不，应该是我。我妻子病后，那几块田地一直的荒着，已经长出了半人高的野草了。我说那我明天先把那些野草割了。他就连连地又说了好几声谢谢。

我在他妻子的田地里忙了没有多久，他的晓雷回家里来了。

我问陈村，你打算给他找个什么事做呢？

陈村说一时没有想好。他说我慢慢地想吧。

我说，要不你就把哪块好点的田或者地，拿回去种吧。

他的晓雷坚决地甩着头，他说不要，我不种。

陈村也说不要，他说他在给他想办法，他在慢慢地想。那一想，陈村竟想了半年多都没有想好。

这天，村里突然发生了一起血案。一个随身带着尖刀的小子，把一个也是村里的青年给活活地杀死了。出刀的缘故是因为赌钱的时候对一张人民币的真假引起的争吵。那赢钱的小子就是不肯收下，他让换一张。输钱的小子就是不换，他说你说是假的可我说是真的，你要就要，不要就拉倒，反正老子已经给了你了。那把吓人的尖刀就在这时亮了出来。他说这一张老子就是不要，你得给我换一张，不换就对你不客气。旁边站立着很多的人，陈村的晓雷就在其中，所有的眼睛都看到了那把杀气腾腾的尖刀，所有的耳朵都被那句同样杀气腾腾的话语所震颤。可是，没有一人上去阻拦，都像买了票在认真地看一场惊心动魄的海外录像，眼睛眨都不眨。输钱的小子也不眨眼，而且面对尖刀，昂着无所畏惧的胸膛。他说，有本事你就捅进来！敢吗？不敢就把这把烂刀收起！那当然不是一把烂刀，他这么说只是表现他的情绪。那把尖刀却因此而激动了起来，哧的一声就捅了进去，只听到一声糊里糊涂的闷响，鲜血便从对方的心胸里飞泻了出来。

血案是下午三点左右发生的。傍晚的时候，站在门边的陈村突然发现归来的晓雷两只眼睛竟像不是肉长的，而像一种空无一物的泥丸。陈村的心思因此突然地紧张了起来，他觉得那样的一种眼睛，也是一种随时都会出事的眼睛。这种眼睛看上去虽然空洞洞的，好像什么都不在乎，可一旦碰着什么异物，就会当即电闪雷鸣，烈火熊熊，最后把生命匆匆地了结成一段悔恨的故事。

那天晚上的陈村，被儿子的眼睛活活地折磨着，久久无法入眠。

屋外的落叶在夜风中鸟一样鸣叫不停。

晓雷也是久久的没有入睡，他在床上不时地翻动着，弄出许多刺耳的怪响。

难以入眠的陈村最后从床上坐起。他问了一声你睡了吗？他的晓雷没有回话。他说我想跟你说个事，你看怎样？他的晓雷又响亮地翻了个身，然后短短地应了一句什么事？陈村说，明天我上城里一趟，我想让你到师范去插个班。晓雷却没有吭声。师范的校长是陈村的老同学。他决定求他帮忙。

那个落叶如鸟的晚上是一个周末的晚上。

那时候的周末是旧日的星期六，而不是现在的星期五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天亮起来，陈村就摸进了城里。

但他的晓雷却不喜欢读书。于是，父子俩冲突在了几天后的路上。

那是送晓雷上路的那一天。

那一天的天气相当的不好，昏昏噩噩的毛毛细雨飘飘扬扬的满天都是。冲突的起因是晓雷的行李上没有任何的遮挡。陈村说雨厚着呢，淋湿了晚上你怎么盖？晓雷却不理他。陈村找来了一

块塑料，晓雷也坚决不要。他刚披上去，他就扯了下来。陈村对晓雷的心情不可理解。他为此心里难受。他摇着头，只好自己拿在手上，跟在儿子的身后走。

路上的毛毛雨越走越厚，晓雷的头发上转眼结了白毛毛的一层。陈村的心便又忍不住了。他说你这孩子真是，你拗什么拗呢，淋湿了晚上你怎么睡？

晓雷说那是我的事。

陈村说你就是拗。

晓雷说这也叫拗吗？告诉你，真正的拗还在后头呢！

陈村知道儿子话里有话。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读书，可是我们这样的家没有别的办法。晓雷说这不是什么喜欢不喜欢的问题。他说反正你等着吧，我不会帮你读下去的。陈村对儿子的话当然不满，他说让你去读是为你自己，怎么说是帮我呢？晓雷说，是不是帮你，你心里清楚。陈村显得无奈，他说就算是帮我读的吧，那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晓雷说反正我没有兴趣。陈村说你对什么有兴趣呢？晓雷说那是我自己的事。陈村的心里越听越难受，他说我是你父亲，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呢？

可他的晓雷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他的伤害。他说那你想让我对你些说什么呢？说罢猛然停下了脚步。两只空洞洞的眼睛猴子一样盯着父亲不走了。

他说我不想再听你罗里罗嗦的，你让我一个人走好不好？我知道怎么上车，我也知道怎么找到你的那个师范。

陈村的伤心达到了绝对的无奈。他说好吧，那你就自己走吧。说完把一直拿在手中的塑料又递到了晓雷的面前，他说你还是披上的好。晓雷没有伸手，他转身朝着雨雾的远处独自走去。

望着渐走渐远的孩子，陈村的眼里漫下了泪来。

那个晚上的陈村又心疼了一个晚上。

而他的晓雷竟就睡在那床淋湿了的被窝下边。他的同学说你这样怎么睡人呢？都让他到他们的床上来。可晓雷一声不吭，整个晚上都没有回过别人的话。他的同学都觉得奇怪，都以为第二天早上必定把他抬到医院无疑。可是，第二天早上的晓雷竟什么异常的反应也没有。他像是一头睡醒在草地上的黑熊，摇摇头，张开大嘴，哇哇哇地叫了几声，就跟着同学们一起洗脸一起吃早餐一起上课去了。

时间不到两个月，晓雷那两双好像不是肉长的眼睛，便看不下黑板上的那些东西了。一个星期六的黄昏，他突然跑回了家里，他问陈村有没有三百块钱？陈村当即吓了一跳。陈村的身上真的没有那么多钱。他说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晓雷说不干什么。他说你只管给我就是了。陈村说我哪来的三百块给你呢？晓雷觉得惊讶，他说三百块钱都没有吗？陈村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？你要，你妹妹要，你说我还剩下多少？我在家里不吃啦？

晓雷没有跟他的父亲多说什么，晚上独自响亮地敲开了我的房门。

当时，我正倚着窗户遥望着西落的月亮。那西落的月亮只是一弯半边的月牙，所以那个时候的夜还不是太晚。那月落的去处就是瓦城的方向，那里有我因为离婚而失去的儿子。也许是我在思念儿子的情绪中还没有冷静下来，我对他的借钱没有产生任何的疑问。我觉得这些当孩子的也不容易！

拿到钱后的晓雷却突然地问了一声，说他父亲把田地给我的时候，是否拿了一些钱？

我告诉他，你父亲当时没有说到要钱。

他说你其实应该给一点的。

我说你现在的意思是什么？

他说也没有什么意思。

我说，你是不是想说这三百块钱就当是你们家那几亩田地的钱？

他沉吟了好久，好像拿不定这个主意。

我说这三百块钱算不了什么，就当是我送你的吧，好吗？

他便圆着眼睛望我。他说最好是不要这么说。这样吧，哪一天我有了钱，我就还你，如果没有，如果一直的还不起，你就当是买了我们家的地吧。这样的孩子确实叫人不可思议。但我仍然答应了他，我不情愿给以打击。

临走时他又吩咐了一句，让我千万不能告诉他的父亲。

我说你放心吧，我干嘛要告诉他呢。

我心里说不就三百块钱吗？我用不着为这么一点钱出卖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。

三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陈村才问起我，说晓雷是不是跟我借过钱？我说没有。陈村当时站在我的窗户外边。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夜已经很深，窗外黑呼呼的。他说他睡不着，就敲开我的窗户来了。

陈村说你跟我说的是实话吗？

我当然不能告诉他。我说他真的没有跟我借钱。

陈村就思疑着那这三个多月里他哪来的钱作生活费呢？

我安慰他，说晓雷也许是一边读书一边给人打工。

黑暗中的陈村没有答话，我也看不出他的脸色反应。

那个晚上的陈村，还为着另一件事情无法入睡。他的晓雨也读完了她的东西回到了家里。他问我，像晓雨这样的女孩，如果到城里去可以找些什么工做？他说她一个女孩子，总不能让她在村上整天的浪荡。

从城里离婚回来的我，对城里自然没有了多少好感。我觉得人世间的丑恶几乎都云集在看上去十分发达而美丽的城市中。城市就像那蜜蜂窝，我承认里边有着许多可口的蜜糖，但也时常叫人被蜇得满身是伤。尤其像晓雨那样的漂亮女孩。但我没有这样告诉陈村，我替他想了想，建议他让晓雨到城里的发廊或美容店做些小工。

陈村说好的，那我明天带她去看一看，顺便去看看晓雷那小子。

窗外仍然十分的黑暗，我始终看不到陈村的脸色。

城里的师范早就没有了晓雷的影子。等着他的只有那床曾经被雨淋得精湿的被子。他的晓雷把那床被子叠得倒是整整齐齐的，他的同学好像也没翻过。陈村抱起的时候，被子的深处已经发出了一股浓烈的霉味。那张席子也星星点点的布满了白花花的毛斑。

当时的陈村不知儿子的去向。

陈村的老同学，那个师范的校长，也不知道晓雷去了哪里。

陈村说，他都没有跟你说过吗？

他的同学说没有。

他的同学也问他，那他也没跟你说过什么吗？

陈村说没有。

陈村的伤心阴黑了整个脸面，他想跟他的老同学说些什么，他觉得对不起他，他给他添了麻烦了。可他说不出来。他那瘦弱的心跟着又一阵阵地绞痛了起来，他极力地忍受着，最终没能忍住，身子一缩，烂网似的蜷缩在了那床晓雷的被子上。

后来是晓雷告诉我，说他拿着我给的三百块钱，第二天就跑